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何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

穢濁篇第九十四

酒肉篇感應緣 略引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慧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迴璞　唐李氏

唐鄭師辯　唐韋知十

唐謝適氏　唐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
陽人孝昌中戍於壹城其同營人樊
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
至其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
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
見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
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
之老翁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
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
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過

[illegible]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illegible]香美異
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然訖告退老
翁送元寶出三彼會難尚少為悽恨
別甚慇懃老翁送入元寶方復見其
門徒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洞時往見
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
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至城子
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
知是誰本之神也[illegible]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
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事道安為
師解語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
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
有一僧飲酒發夕燒香遇但止罰而
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杖手
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
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
即命維那鳴椎集眾以杖筒置香橙
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
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學徒勵業甚眾既而與慧遠書
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眾和尚雖隔

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
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也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
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
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
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
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
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
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
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
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
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
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
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為
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
曰為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
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常
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
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
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
協後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
循時為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

入倫嘉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
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欲復
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
夫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度奉大法
帝勅精旨以君專至宜速往善處而
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回
將受天中快樂欲與小德嘉諾王曰
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
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此
由一處有小屋殊陋樊逢新寺難公
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
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早就蘭公蘭
公苦見勸遍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
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
居此墮守二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
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遣人參詣難
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
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
奄然而卒朱循即免亦立戶蘭難
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
僧
宋沙門釋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
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

廿六日將夕焚香竟適賢沙門因往視何者
熾弟子至房前忽暧暧若人形詳視
乃慧熾也答欲茶飯不異生時謂賢
日君旦食宍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
食宍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讋營奉文
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
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
甚赤光照戶內狀欲齧熾而復止賢
駭懼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右正一條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
中大將軍恪强傲物峻險側而好
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
將以幼帝饗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
擾動通夕不寐張約騰胤以峻謀告
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過因酒食
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
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
恪顧拊犬頭曰悑耶無苦也既入峻伏
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所擊狂言常
稱見恪遂死（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
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
即位猶後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

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
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爲武帝傳說旣
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
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
入繞到穴口遂見西方有百騎來儀
衞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
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
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
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
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
王問曰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
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報曰
名䴵夘爲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
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
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
有鐵牀幷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
帝已卧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
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
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
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
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
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
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也於是文

第七張

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氷
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
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
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
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
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
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
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
雖福善且將汝示其受罪之處令二
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
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
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墻外見大
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
乃有衆多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
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
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
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
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
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
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
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爲修福一時
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

見汝罪處說王付一盞銅令文若食
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項及以手足然後
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腰患頭痛
及以手足久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今
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
寸陰但見道俗親䟽並勸受持般若
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
欲睡一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
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
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
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
色答云是青羖羊文若報云汝急
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
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
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
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
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
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
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
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
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
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

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
錯追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
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
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
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
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
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
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舉物無
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
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
睡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闇
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
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
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
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滑
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
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荅曰我
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
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
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
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
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
喜謝璞璞請曰我奉

新使未還鄭公不宜進我還京奏事
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
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
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
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潞水鬼又與璞
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
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命訪鄭公已
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
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
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
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
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
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寤遂至
今無恙矣迴璞自為臨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
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酤
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
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
少溫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
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
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
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
多階下大有著枷鏁人防援如生官

府者遣問老母何國行濫酤酒多功
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
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
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
吏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
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
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亦
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
時婢得惺悟久而始蘇膽皆青腫盡
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
寺頓立年向六十自從出家即頭
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擬違近六
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後隱師夢
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
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
屈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並當七日
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
並皆好住齊絶即死隱師見存道俗
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
年未弱冠時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
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
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

其刑行者形狀配自好衣服相貴人
後有猶瘦惡或著枷鎖或但生中諦
皆行違被嚴等之一師諦至配入第
三有中頭第三王亦寺中諦達神
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
入其國內菩薩之上因王諦所謂曰乎
生不修福今如何諦求哀請救僧
曰吾今教汝得出可持戒耶諦諾
須臾更引入論因王宮前少頃諦內
三問今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頂諦
曰日西若諸又以善拔一救與諦曰
救我至家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諦
救之西歸一至家救枷置牀角上頭而
曰嗣時勸家人驚救頭欲起死諦乎
不去問曰是諦耶諦曰日西當諾意
諦蘇日午問乎諦曰夜半方知死生相
違書狀猶及蘇至日西歲食而食猶
見被救頭及諦能起被形勸滅而
問有光曰不盡諦遂持五戒後數
後有友人勸食猶云諦不得已食一
臠是夜夢已化為牛剝血齒各長數
尺提坐豬食之既曉覺口腥出血
便入視補已盡是凝血諦為不敢復

食矣又數年
唐左金吾兵曹京兆
中衰一羊腳半日猶生
日用斗十倍於常不知何
命重煮還復如故乃令剖之
得一銅像長徑寸
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
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
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
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
年八月說夢於宋氏
酤酒小作升方取價
今坐此罪於此山下
貴盧其界寺
識宗耕稻田非常辛苦
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
寺尼至阿照村
侯師是貴安郎就寺

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
涕泣來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
此牛千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
陸梁觗觸見其女至乃舐其徧體又
流淚焉女即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
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
阿孃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
召視謳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雒州景福寺比丘尼修
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爲
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
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
後乃問之荅曰我生時於寺上食宍
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惡汗牀席
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
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
能縫衣汝大繼縷宜將布來我爲汝
作衫及韈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
成又語其妹曰兒小時患漆遂殺一螃
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宍
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念爲作功
德救助知姊貧迫交不濟辦但隨身
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

埽未報聞乃曰冤自取者冥久又曰
衣服已來見在牀上誦經式[illegible]觀之
乃所致之服也遂往寺[illegible]師處
爲寫金剛般若經寫一業了即報
已出二刀凡寫七卷了刀云七刀並
得出說今蒙福助即往說生與姊及
弟哭別而去矣興沈玄法說淨土寺
倫智整所說亦同[illegible]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律師
日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
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
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深意道我輩
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俗伽
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兒之處
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婬女酒肆
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
諸惡比丘謗讀我教言何不落苦諸
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
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
財施未曾悋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
豈教弟子啖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
惡比丘改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
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啖衆

[illegible]何[illegible]
生字耶我初成道時雖聞戒尼中聽
食三種淨字亦非四生之類吴諸禪
定之字是不思議字非汝所知何故
誰韻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
生命靜字皆已斷説不聽持戒之人
食諸衆生身字若有惡比丘道畐尼
教中聽食魚字聽著蠶衣者此是魔
説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麁布
白氎二衣未著繒帛何為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共有四部

述意部　違氣部
五辛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穢質事
等畫瓶盛此穢形又同坏器內外無
實觸塗皆染加復隨浮穢質不淨充
軀常瀉三常食葷辛臭氣上衝
諸天不衆列善神捨衞惡鬼交侵凡夫
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
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
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隳三惡願各
脩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illegible]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是一切葷
辛能熏身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
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
如是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韮蒜薤亦皆
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
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
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
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為
五一者大蒜二者茖葱三者慈葱四者
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
不得食五辛大蒜茖葱慈葱蘭葱興
渠是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辛
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
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
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
二人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
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
不得臥僧牀褥衆大小便處講堂處
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
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七日

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
醫敎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
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
尚令作法如是況餘俗
凡人輒開合耶
噓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噓者一不得
放恣大噓若噓來時當忍之以手遮
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噓勿使噓
汙比座若上座噓者應言和南下座
噓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噓諸比丘呪願言
長壽時有居士噓及禮拜比丘佛令
比丘呪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
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不得在前
嫌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
風放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
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
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
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
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使
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要

塔掃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觸前
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氣出厝者
腹中有病忽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惡
厭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婆塞王經云佛言法界地獄大小
行者五百身墮拔舌地獄後經二十
小劫常遭利手抱此大小便處自食
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隨住處房前開處
小便汙地臭氣苦不可行佛聞之告諸
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隨住處
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
桶埋地中就中小便已以物蓋頭莫
令至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廁去時應先取
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
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得
廁版梁栽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
草土塊軟木皮軟葉苛木皆不得用
所應用者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
者一磔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
汙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法

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 洗淨[illegible] 何思
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是處處無
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匯空一小瓶
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
邊小瓶不得直用偷大瓶水令有是
名上廁用水法
塔前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洟
口大洟唾著地若欲洟唾當屏處
莫令人惡聽是名洟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訖坐
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
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合後上
廁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
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
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往當三
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
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
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傍衣不
得使垂圊中十一不得入咽使面赤
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
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圊中十五不得
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
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

用水不得大當二十不得汙觸二十一
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
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
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
語宜日主者若同未取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
受用僧座具牀褥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臥
僧臥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
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非人所嬈求
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
禮無功德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
不彈指來大小便潛汙中鬼面上魔
鬼大恚欲殺沙門沙門持戒魔鬼嗔
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 [illegible]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
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
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
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
汙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
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

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
將詣祇桓佛為說法得須陁洹尋即
出家得阿羅漢舍衛國人又王聞其出
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
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
提在祇桓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
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
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
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
丘姓字何等佛告王曰是王國中下
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誇心即
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
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
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
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捉僧事身暫有
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
往棄之厭其弟子是須陁洹以是因
緣流浪生死常為下賤五百世中為
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
佛出家得道 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與招前罪數見俗人觸惱不啟白還
王識法房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來定報獄縱得出獄猶作豬狗蜣蜋噉糞也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過
世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

復拾壽命
令時有王名曰善頭從佛受舍利起七
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皆往燒香
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後供
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
汙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撥除糞復有
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嗤笑之
曰汝手已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
糞婬物不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
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淨手燒
塔求願令掃塔地汙穢得除令我世
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
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今時掃
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今時以手除
狗糞女者今柰女是今時發願不與
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今時發
汙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
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
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豊
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
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
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延促時

衆生天夫生天者必有二念自思惟
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
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知由見
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咸佛重恩求
供養佛佛爲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德叉尸羅國有一女
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
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
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穢汙其中以
手掃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
人遍體生香如旃檀樹口中常出青
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內
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含識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
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
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
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
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
尒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
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

言不知佛言誑凌人佛時有衆寶多 [illegible]
入海求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國實
上者周施衆僧觀侯僧食僧受左寶
待接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後至來
索不與衆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語
之言汝曹難侯此實僧我何緣方當
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illegible]鬼
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方
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常
作其至今賢劫千佛各各皆尓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
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欲入城食
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
連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
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節
悶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來
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
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
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
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
能答汝尓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
所造業行受如是苦果以問尓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

此賢劫中（撰集第五卷四）舍衛城中（第二十六張）有一長者（行）財（略一）寶
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
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
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
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
來歡喜尋勅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
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
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
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
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
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
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
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
告目連欲知尒時彼長者婦今富那
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
貪緣猒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
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頌曰

噉他身血宍　貪毒無慈矜　養茲身穢質
蟲窩內銷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略引三驗）

[illegible]高陽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說法[illegible]

[illegible]中間上入讀經[illegible]

云音是此[illegible]為[illegible]

依[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見[illegible]

論大[illegible]子為[illegible]也又[illegible]大[illegible]

論法華[illegible]為[illegible]不[illegible]自[illegible]

示來明中人合[illegible]禪[illegible]明[illegible]門寺

始六年辛[illegible]秋七十有六

此見三已得[illegible]三天[illegible]音回[illegible]

千文為造法華一部[illegible]

取以為福[illegible]

云音有[illegible]三千文[illegible]

又慈悲為[illegible]之方也文

此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
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
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
許聞云語聲似是流文何因無頭當
聞人呼姑姨夫皆為其姪丈也吉
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識
許曰汝且在此闇勿向西院待吾為
汝造請即應得出送於語處而往更
不東西看其吉光插追似有經紀凡
經一再福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
王欲令汝作其女役償引見不須道
解經管如其不爲所志可引吾為證
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
經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
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
不須留也于時光欲發遣即共執案
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
德力雖強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
身業但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
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諸惡
驚懼乃求善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
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盛
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

法苑珠林第九十四　第二十九張　何

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中皆爛光
師云曰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
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
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
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
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活之
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
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
下預見訴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耳
右二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